

Analysis of the Era of the Publication of *Guanzi - Light and Heavy*

Chunyan Yu

Qilu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Abstract

Guanzi - light and heavy chapter is full of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military, diplomatic, administrative, land, salt and other red connot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meandering idea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pre-Qin dynasty in the Confucianism, Taoism, Mohism, legal, military, agriculture, yin and yang and other families, said that the pre-Qin dynasty is a bright pearl in the books, but also a classic work of original value,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e-Qin dynasty history and culture of great help.

Keywords

Guanzi - light and heavy; Chunqiu; Warring States period

《管子·轻重》篇成书年代浅析

于春燕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 中国·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

《管子·轻重》篇饱含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行政、土地、盐业等涵演迤的思想,融贯先秦诸子中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等诸家之说,既是先秦诸子典籍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一部具有原创性价值的经典著作,对于我们了解先秦时期的历史文化有很大的帮助。

关键词

管子·轻重; 春秋; 战国

由于《管子·轻重》篇的真实性和归属性历来受到一些质疑,其文本的成熟时间也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一个问题。因此,针对其形成时间,历代研究学者对其成书时间持不同观点。

罗根泽在《管子探源》中提出论据证明此书为汉武帝昭时期理财家所作,证据如下:

考《管子·海王篇》中“山海”“盐铁”连举正用,不惟非《管子》之政,春秋战国以至嬴秦,未闻此政。至汉武帝军兴祸结,国用不足,而有盐铁之策。……《管子·轻重》诸篇,盖即主张盐铁策者,以管仲通鱼盐之利以霸诸侯,遂依托以发挥盐铁均税输之说也。……因海而连山以成文,非管仲已用桑弘羊孔仅辈之盐铁策也。故于《齐太公世家》《货殖传》实叙时,皆只曰“通鱼盐之利”^[1]。

罗先生引证《史记·平准书》《盐铁论》等史籍所载齐桓公时期只言“通鱼盐之利”未有“盐铁之策”也,故而认为此为汉武帝军兴祸结后所施盐铁之策。

《管子·轻重》诸篇,有大量篇幅关于准、准平的记载:以乡横市准曰:‘上无币,有谷。以谷准币。’环谷而应策,国奉决。谷反准,赋轨币,谷廩,重有加十。^[2](《管子·山国轨》)

隘则易益也。一可以为十,十可以为百。以厄守丰,厄之准数一上十,丰之策数十去九,则吾九为余。^[3](《管子·山权数》)

罗先生认为以上“准”的相关用法与汉时“平准”作用完全相同,只有不平准而曰准平,或只曰准。此等称法都见于汉时所称,此种名称,此种政策,仅武帝昭时所有,因此判断《管子·轻重》诸篇为托管子之名所作。

其余几则理由论证了《管子·轻重》相关篇目所言的社会情形、经济状况、术语文字、经济政策、政治制度、文化现象等内容非管子之书,全出汉儒,而所以不托他人,唯独托名与管子的原因在于管子通鱼盐,设轻重九府^[4]。

郭沫若《管子集校》中证明此书乃汉代文景时代的作品^[5]。

王国维在其《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中由《管子·国蓄篇》中“玉起于禹氏”；《地数篇》中“玉起于牛氏边山”；《揆度篇》中“北用禹氏之玉”与“玉起于禹氏之边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以及《轻重乙篇》中“金出于汝、汉之右衢，珠出于赤野之末光，玉出于禹山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余里。”此中皆以禹氏为产玉之地，因此举出三点例证：

“其时月氏已去敦煌祁连间，而西居且末于阗间，故云“玉起于禹氏也”，盖月氏西徙，实由《汉书·西域传》之南道，其余小众保留南山，一证也。其逾葱岭也，不臣大宛康居，而臣大夏，二证也。其迁之迹与大夏同。三证也。”^[6]故而认为此书乃汉文景间所作。

马非百先生在其《管子轻重篇新论》一书中，《关于管子轻重的著作年代》一文中持有此书与《管子》其他各篇非一个思想体系，并举例论证了此书是西汉末年王莽时代的人。例如，《轻重甲》：

管子曰：“女华者，桀之所爱也，汤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汤事之以千金。内则有女华之阴，外则有曲逆之阳，阴阳之议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汤之阴谋也。”^[7]

此中“曲逆”二字，确可见于《汉书·陈平传》：

“高帝南过曲逆，上其城，望室屋甚大……于是诏御史，更封平为曲逆侯，尽食之，除前所食户牖。”

陈平封号为曲逆侯，陈平是于汉高祖刘邦七年（前200）年被册封为曲逆侯，根据“曲逆者，桀之所善也。”，可知《管子·轻重》不早于汉高祖刘邦七年（前200）年前。又如，在《管子·轻重戊》中：

管子对曰：“鲁、梁之民俗为缜，公服缜，令左右服之，民从而服之。公因令齐勿敢为，必仰于鲁、梁。”……桓公曰：“诺”即为服于泰山之阳……

据此，马先生言，齐桓公时期，齐、鲁附近无梁国。至战国，魏都大梁，始以梁称。然而大梁之梁国，并不在泰山之南。泰山之南的梁国，应为汉文帝刘恒十二年徙淮阳王为梁王时，采用贾谊之言方有之。因此推断《管子·轻重》成书在汉文帝刘恒十二年徙淮阳王为梁王以前。

张固也先生在其《管子研究》一书中，秉持着《轻重》诸篇著作年代大约作于战国早中期之际，为管子学派的早期作品的看法。张固也先生首先从文献角度出发，从传授统绪、文献结构、字句特征三方面考察，举证了从司马迁到刘向，《轻重》流传有绪；传世《轻重》应为司马迁所说《轻重》、《九

府》之合编，进而提出《轻重》诸篇著作年代的下限应在汉代之前。其次从理论上提出四点论证：春秋末期至战国中期是货币和商品经济理论蓬勃发展的时期；从齐国的历史特点来看，轻重理论有可能产生于战国中期以前的齐国；《轻重》自称为“霸国”之策而非“王者之政”；轻重理论抑制的“轻重之家”主要是春秋战国之际的采邑大夫而非私商^[8]。从此四点总结出《轻重》诸篇的著作年代大约作于战国早中期之际。又从《轻重》篇与《经言》等篇的关系上证明《轻重》为管子学派早期作品。

历代学者大多根据各个时期现行本《管子》的文本内容对其进行考察，而鲜少关注出土材料包括简帛文献中与《管子》一书相关的内容。

1972年四月，中国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里，发掘出土了大批的竹简和一些记录篇题的木牍。其中一块木牍上抄列着《守法》《库法》《王兵》等十三个篇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中《王兵》篇与《管子》一书中的《参患》《七法》《地图》《兵法》《幼官》《轻重甲》等篇均有大量相同的文字内容，由此可探知《王兵》篇与《管子》一书关系密切，这对研究《管子》一书的成书时间以及历史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

1992年，李学勤先生发表的《〈管子·轻重〉篇的年代与思想》一文中关注到山东出土文字及实物材料。李先生发现《管子·乘马》与银雀山一号汉墓中所见《田法》篇，思想内容殊为相似，考古新发现的田齐特殊量器名称升、釜、锺及进位制与《管子·轻重》篇内有关叙述完全一致，尤其是讲“地均”之法的部分，文字互相类同，据研究，《〈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归属于战国时期齐人的作品，其又与《管子》出于同地，有大量相同的文字内容，其中相互联系绝非巧合，可见二者联系密切。因此李先生从《轻重》与《乘马》；《轻重》与《王兵》；《轻重》的时代特点以及《轻重》的思想倾向四个方向出发，考证了《管子·轻重》诸篇实为战国末世管子一系学者的著作^[9]，李先生用出土文献考证传世文献，践行了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为学者们研究《管子·轻重》的年代提供了创新性视角。

我们开拓视野，从与《管子·轻重》篇相关的考古材料出发，也探索到与之相关的一些考古发现。

考察《管子·轻重丁》在描述齐国四方百姓的生产生活环境时涉及到齐国的四极之至以及地理面貌：

“西方之氓者，带济负河，涇泽之萌也。渔猎取薪蒸而为食。”；“南处方之萌者，山居谷处，登降之萌也。上断轮轴，下采杼栗，田猎而为食。”；“东方之萌，带山负海，苦处，上断福，渔猎之萌也。治葛缕而为食。”；“北方萌者，衍处负海，煮泔为盐，梁济取鱼之萌也。薪食。”

此段叙述中涉及到齐国的疆域和四极之至，据考古发现应为春秋晚期和整个战国时期齐国的疆域范围。根据近几十年来，渤海南岸地区发现的东周时期盐业遗址群属于齐国的制盐遗存，考古发现与周汉文献所记载的齐国盐政和盐业情况基本一致。从制盐场所分布范围、制盐工艺流程、盐年产量、外销路线及有关盐政来看，《管子·轻重》诸篇相关记载与目前在渤海南岸地区发现的东周时期盐业遗存一致^[10]。由此推断《管子·轻重》中所描绘的盐业生产场景应该为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齐国的盐业生产现状，由此而推断《管子·轻重》篇的形成年代应为战国时期或者稍晚。

《管子》中关于传统农具的记述是其农学思想的重要物质基础与载体，其中所记述的部分传统农业生产工具，已有考古学材料支撑。如《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中有：

衡谓寡人曰：“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铧、一镰、一耨、一椎、一铎，然后成为农。”

其中记录的“镰”和“铎”都是用于收割的传统农具，铎即爪镰，比镰小，用手握。1977年，安徽贵池县徽家冲出土了一批东周时期青铜器，其中有生产工具30多件，出土4

件铎，根据考古工作者判定，此批传统农具应为战国时期，因此可将文献记载与出土实物进行就比较分析，判断《管子·轻重》的成书时间应为战国时期或稍晚^[11]。

综上所述，根据历代研究所见历史文献和考古所见出土材料可初步判断《管子·轻重》的成书时间应为战国时期或稍晚。

参考文献

- [1] 罗根泽. 管子探源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0.
- [2] 黎翔凤. 管子校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 2004.
- [3] 黎翔凤. 管子校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 2004年.
- [4] 罗根泽. 管子探源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0.
- [5] 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 (历史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6] 王国维. 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 [A]. 见: 王国维. 观堂集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7] 黎翔凤. 管子校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 2004.
- [8] 张固也. 《管子》研究 [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6.
- [9] 李学勤. 《管子·轻重》篇的年代与思想 [A]. 见: 陈鼓应. 道家文化研究 (第二辑)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10] 燕生东. 从盐业考古新发现看《管子·轻重》篇 [J]. 古代文明, 2013(09):1-4.
- [11] 刘东. 贵池徽家冲出土青铜生产工具的文化内涵 [J]. 池州学院学报, 2014(11):13-14.